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八卷 李自成之亂

懷宗崇禎元年，延安大饑，不沾泥、楊六郎、王嘉胤等率眾掠富家粟，有司捕之急，遂揭竿為盜。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，善走，能騎射，家貧為驛書，往投焉。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，破之，不沾泥等相次俘獲，自成走匿山澤間，得免。二年冬□月，都城警，詔天下勤王。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，兵潰於涿鹿，叛走秦、晉間山谷。李自成出與之合，旬日間眾至萬餘，推高迎祥為首，稱闖王，轉寇山西、河南。賊中稱自成為闖將。已而官軍擊迎祥，斬之，群盜推自成為主。

七年，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文詔等先後剿諸賊，斬獲甚眾，群賊悉奔入商、雒、興平大山中。眾潰散，李自成與張獻忠奔整、鄂間。

六月，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於漢中車箱峽。會連雨四□日，賊馬乏芻，死者過半，弓矢俱脫，賊大窘。自成乃自縛乞降，奇瑜許之，各給免死票回籍，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。

秋七月，李自成陷澄城，圍合陽。聞洪承疇兵至，解圍去，轉寇平涼、邠州。

八月，李自成陷真寧，殺知縣趙躋昌。洪承疇兵至，賊棄金帛餌官兵，竟西遁，屯乾州，招之不聽。

□月，總兵左光先擊李自成於高陵、富平間，斬首四百餘級。自成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，真寧知縣王家永遽信之，出城招諭，失其印。三顧逆其詐，即入堡自守。賊走涇原。

八年，群賊盡集宛、雒，李自成獨留秦中，其眾七八萬。總督洪承疇邀擊，連敗之。秦中郡縣俱堅壁清野，賊饑疲，東西分竄，退屯興平、武功諸縣，計窮乞撫以緩兵。陰遣諸賊攻掠山谷堡寨，搜掘巨室，窖藏芻糧，盡為賊有。賊既得食，復連營走漢中。為西兵所挫，東走邠寧、環慶，其眾漸散。會承疇以寧夏兵變，旋師邊鎮，自成得收餘燼復振，突出潼關，守將艾萬年等兵俱潰。

九年春正月，李自成出河南，攻固始，左良玉遇自成於閩鄉，相持六日。總兵陳永福援之，敗之於朱仙鎮，自成走登封、密縣。

三月，李自成誘別部賊入河南當官兵，而自帥麾下奔漢南，循南山險阨，遵商、雒而行，復出陝西。官軍敗績於羅家山，死亡士馬無算。自成自鄜州至延綏。

夏四月，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，定邊副將張天機力戰卻之。賊沿河犯朝邑，將圍綏德。延綏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，陷賊伏中，翀霄被執，綏、延精卒盡覆。賊分陷米脂、延安、綏德。賊本延安人，至是再入延安，衣錦繡畫游，銜其親戚，故從亂者益眾。

□年春正月，官軍敗績於寶雞，李自成寇涇陽、三原，西安大震，賊勢益熾。

冬□月丁酉，李自成同過天星九股陷寧羌，分三道入西川。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閣。

戊戌，至廣元。

壬寅，陷昭化。

癸卯，過劍閣。

甲辰，陷劍州。

乙巳，陷梓潼、黎雅。參將羅尚文大敗賊於廣元，斬首千級。賊自梓潼分為三：一走潼川，一趨綿州，一入江油。遂陷青川、彰明、盤亭諸縣，圍綿州。

庚戌，賊漸逼成都，土寇蟻附之。巡撫王維章次保寧，畏賊不敢出。

丙辰，賊焚郫縣。詔革維章職，以傅宗龍巡撫四川。

□一年二月，李自成陷瀘溪，陝寇盡聚川西，總督洪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嚴守要害，賊因乏食。承疇以川師誘之，陝兵設伏於梓潼。自成率群賊逐川兵，川兵走，伏發，賊大敗，斬首千餘，幾殲之。自成率殘眾數千走溪南，子身入楚，依張獻忠，不許。至竹溪，獻忠謀殺之，自成獨乘騾，日行六百里走商、雒，至浙川老回回營，臥疾半年餘。老回回授以數百人，仍出剽掠。其同自成入川諸賊，仍出階、文向陝西。

□二年九月，秦兵大破李自成於函谷，自成眾散略盡，其部下相繼俱降。自成竄漢南，秦兵蹙之於北，左良玉扼武關以南。自成窮蹙不得他逸，食且盡，自經者數四，養子李雙喜救之。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，以五□騎衝圍而南。初，諸將困自成嶠、函諸山中，斷其要害，合圍甚密，將坐斃之。督師大學士楊嗣昌曰：「圍師必缺。不若空武關一路，設伏商、雒、鄖、均以待之，可一擊而盡也。」自成乘隙突走，諸將不能禦，遂自武關逃入鄖陽，息馬深山中。時河南大饑，饑民所在為盜。自成乃自鄖、均走伊、雒，饑民從者數萬，勢復大振。

□二月，自成圍永寧，雲梯肉薄攻城，陷之，焚殺一空，殺萬安王采鑿。連破四□八寨，土賊一斗穀等群盜響應，遂陷宜陽，眾至數□萬。杞縣諸生李巖為之謀主。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，故所至咸歸附之，兵勢益盛。

□四年春正月，李自成圍河南府，福王募死士逆戰，斬獲頗多，賊引退。賊以大礮環攻城，城守嚴不動，及昏而退。總兵王紹禹兵有馳而呼於城上者，外亦呼而應之。紹禹兵即執副使王胤昌於城上，紹禹馳解之。諸軍曰：「賊已在城下，即總鎮其如我何！」揮刀殺守陴者數人，守陴者皆驚墜堞。賊緣堞而上，叛兵迎之，賊遂入。賊焚福王府，福王及世子俱縊城走。士民被殺數□萬。執副使王胤昌已下各官，皆不死，惟一典史不屈見殺。河南方大饑，通判白尚文墜城死，其屍為饑民所食，頃刻盡。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、金錢數□萬賑饑民。先是，自成聞福藩最富，為謀已久。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，巡撫招至城中禦寇。事聞，詔逮其首惡數人，解京正法。叛兵大懼，乃陰勾自成襲河南，為內應，故一夕而陷。

丁酉，自成跡福王所在，執之，並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。維祺遇王於西關，謂王曰：「名義甚重，毋自辱！」王見自成免怖，泥首乞命。自成責數其失，遂遇害。賊置酒大會，以王為俎，雜鹿肉食之，號「福祿酒」。維祺罵賊不屈死。世子逸走，遇亂兵劫之，裸而奔於懷慶。是時群盜輻輳，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。變聞，上震怒，逮總兵王紹禹磔之，籍其家。

二月，李自成搜掘河南富室窖藏，席捲子女玉帛，捆載入山。以書辦邵時昌為總理官，令守河南府。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，引兵至城下，時昌閉門拒守。尋開門迎官軍，仙風收時昌斬之。

戊午，自成合群盜圍開封。開封城為宋汴京，金完顏亮益加增築，土堅厚五丈。賊以河車數百，障壯士，多具犁鋤斧鏟，環傳城，鑿而穴之，七晝夜不息，鑿之深者四丈有奇。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，賊兵礮及城中，殺傷相繼。軍餉告匱，周王恭枵出庫金五□萬買米麥，日夜飯糜麥餉守陴者。復懸金募死士，能擊死一賊者，予五□金。兵民踴躍共擊賊，斃者甚眾。賊懼，退數舍。李仙風督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，陳永福逼城而戰，一日三捷。賊退，開封解嚴。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，詔逮仙風，仙風聞之自縊，遂以高名衡巡撫河南。

壬辰，李自成陷歸德。

四月甲子，進陝督丁啟睿兵部尚書，代楊嗣昌督師討賊。時嗣昌討賊無功，飲藥死。啟睿督秦師至潼關。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至南陽，自成北出，屯於盧氏、永寧。盧氏貢土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，降於賊，自成以其女為妻。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。獻策長不滿三尺，見自成獻圖讖云：「□八孩兒當主神器。」自成大喜，拜軍師。

五月乙亥，賀人龍破李自成於靈峽山中。高名衡屯開封，保武總督楊文岳屯禹州，左良玉屯南陽。張獻忠、羅汝才漸北向，思合於自成。猛如虎進扼德安、黃州，疽發背，退屯承大。

癸巳，赦兵部尚書傅宗龍，出之獄，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。羅汝才不合於張獻忠，七月自內鄉、浙川走鄧州，與自成合營。時自成有眾五萬，復得汝才軍，眾益熾。

九月，張獻忠眾散於南陽，以數百騎奔自成。自成將殺之，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，獻忠東奔合回、革。

丁丑，陝督傅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，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。賀人龍、李國奇將秦兵，虎大威將保定兵，共結浮橋渡河，合兵趨項城。

戊寅，兩軍畢渡，走龍口。是日，自成、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，將趨汝寧。規官軍至，盡伏精銳松林中，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。人龍使候騎覘賊，還報曰：「賊渡河向汝矣。」

己卯，宗龍、文岳兩軍並進，次孟家莊。諸將以士馬俱疲，請詰朝戰。諸軍遂弛馬甲，散行墟落，以求芻牧。賊覘之，突起林中，搏官軍。人龍斂兵不戰，國奇迎戰不勝，兩軍俱潰。人龍、大威北奔，國奇從之。賊以步兵攻二督營，以火礮擊卻之。日暮，賊引去，保定兵宵潰，文岳夜奔項城，宗龍獨立營當賊壘。

壬午，飛檄人龍、國奇以兵還救，二帥不應，以兵走陳州。宗龍穿塹築壕以拒賊，賊亦穿壕二重以困之。宗龍兵食盡，乃殺馬騾以享軍。馬騾復盡，殺賊取其屍分啖之。

辛卯，營中火器弓矢俱盡。宗龍簡卒，尚有六千。夜漏二下，潛勒軍突賊營，潰圍出，諸軍星散。宗龍徒步率散卒，且戰且走。

壬辰，至項城，賊追之，被執至城下，賊呼於門曰：「我秦督官軍也，請啟門納秦督。」宗龍大呼曰：「我秦督也，不幸墮賊手。左右皆賊耳，毋為所給！」賊唾宗龍，宗龍罵曰：「我大臣也，殺則殺耳，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！」賊抽刀擊宗龍，中腦而仆，復厲聲罵，賊斫其耳鼻，死城下。人龍、國奇俱歸陝，賊獲衣甲器械無算，遂陷項城，屠之。分兵屠商水、扶溝，所在土寇蠭起騷動。詔復宗龍兵部尚書、太子太保。

戊戌，督師丁啟睿自商城北發，檄左良玉兵共擊李自成。楊文岳招集散亡於陳州，兵稍集。自成、汝才合兵陷葉縣，殺守將劉國能。初，國能與自成、汝才同為賊，結兄弟。

□二年，左良玉大敗國能於陳州，國能率眾萬人降。汝才恨之，誓殺國能。至是，聞國能在葉，乘勝拔其城，執國能，責其負約，殺之。詔贈國能左都督。賊移兵陷泌陽。

□月，張獻忠糾回、革、左諸賊自霍、太北行會李自成，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，自成眾逾百萬。左良玉兵至臨潁，臨潁為賊守，良玉攻破屠之，盡獲賊所掠。自成怒，合兵攻良玉。良玉退保鄆城，自成、汝才圍之，良玉悉兵拒守。敗陷襄城。

□一月，陝西巡撫汪喬年率馬步三萬，總兵鄭家棟、牛成虎、賀人龍將之趨河南。先是，喬年於陝西發李自成先塚，得小蛇，即斬蛇以徇，誓師兼程進兵，以輕騎萬餘抵郟縣。時襄城新破，喬年遲疑不敢進。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，屯於城下。自成聞之，解鄆城之圍來迎戰。喬年安營未定，有二將先逃，官軍大潰。賊乘之，一軍盡覆。喬年以數百人入城，居守五日，襄城復陷。喬年自刎，未殊，被執見殺。自成深恨諸生，遂剷削百九□人。又購永祺，永祺匿免，屠其族人九家。殺守將李萬慶，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。自成再破秦師，獲馬二萬，降秦兵數萬，威鎮河、雒。乘勝圍南陽，數日城陷，總兵猛如虎死之，唐王遇害。楊文岳屯杞縣，丁啟睿屯汝寧。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，聞南陽陷，乃擁婦女北去。俄上命御史清軍，元斌倉皇悉沈之於河。

□二月，李自成連陷洧州、許州、長葛、鄆陵。鄆陵知縣劉振之力誅，衣冠北向再拜，自刎死。自成、汝才合兵陷禹州，徽王遇害。復圍開封，巡撫高名衡、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。周王貯庫金於城頭，禽一賊者予百金，斬一首者五□金，戰歿者卹其家五□金，傷者以輕重為差，殺賊甚眾。永福射中自成左目。自成屯朱仙鎮，內鄉、鎮平、唐縣、新野俱降於賊。鄧州知州劉振世死焉。

□五年春正月，李自成攻開封益急，洞車附城，鑿城磚土而空之，廣數尺，實以火藥燃之，一烘而裂，曰「小放」。窟城縱橫數丈，實火藥燃之，一發震天，曰「大放」。

癸未，賊以精騎數千布圍於外，執汴人畚土穴城，為大窟□餘，輦火藥數萬斤，百炬齊燃。賊擐甲持矛，望城崩將擁入。賊穴城，畚其土礫於外，累累成阜。火藥一發崩天，磚瓦皆飛鳴外向。賊之布圍於外者，人馬成血糜。城之未穿者，堅如石，猶尋丈。賊駭，解圍去，南陷西華。起孫傳庭兵部侍郎，總督陝西兵剿寇。

三月庚午，李自成、羅汝才合群盜八萬圍陳州，兵備副使關永傑率士民死守。賊周圍四□里，更番進攻。永傑力竭城陷，戰死城上。鄉紳崔必之、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，被執罵賊死。賊怒，屠陳州。

辛卯，陷睢州，陷大康，遂圍歸德府。歸德無兵，民自為守。

乙未，賊鱗次穴城，城陷。賊乘勝陷寧陵、考城。

夏四月，孫傳庭檄諸將於西安聽令，固原總兵鄭家棟、臨洮總兵牛成虎、援剿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。傳庭大集諸將，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：「爾奉命入川討寇，開縣噪歸，猛帥以孤軍失利，獻賊出柙，職爾之由。爾為大帥，遇寇先潰，致秦督、秦撫委命賊手，一死不足塞責也。」因命斬之，諸將莫不動色。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，刻期進討。人龍，米脂人，初以諸生效用，佐督撫討賊，屢殺賊有功，總陝兵。叛將劇賊多歸之，人龍推誠以待，往往得其死力。襄城之役，朝廷疑人龍與賊通，密敕傳廷殺之。賊聞人龍死，酌酒相慶曰：「賀風子死，取關中如拾芥矣。」

癸亥，李自成、羅汝才合群賊復攻開封。先是，賊再攻不克，士馬多殺傷，群賊畏葸，日逃亡數千。賊乃申約，圍而不攻，以坐困之。

五月，李自成分兵陷開、毫。

六月，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剿官兵討賊，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。

七月，賊圍開封久，守臣告急。詔援剿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。定國兵潰於單懷。

己巳，督師援剿諸軍潰於河上。時督師丁啟睿、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、虎大威、楊德政、方國安諸軍，次於開封朱仙鎮，與賊壘相望。啟睿督諸軍進戰，良玉曰：「賊鋒方銳，未可擊也。」啟睿曰：「汴圍已急，豈能持久？必擊之！」諸將咸懼，請詰朝戰。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，諸軍相次而走，督師營亂。啟睿、文岳聯騎奔汝寧，賊渡河逐之，追奔四百里，喪馬騾七千，兵數萬，俱降賊，啟睿敕書印劍俱失。事聞，詔逮啟睿下獄，文岳革職聽勅。

八月，開封久困，食盡，人相食。周王先後捐庫金一百二□餘萬，復捐歲祿萬石以養兵，國廩空虛，宮人咸有饑色。詔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。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，提兵五千渡河為營，列水環之，達於大堤，築甬道以運糧，則救援可濟，遂往立營。賊攻之三日，諸兵不至，澤清引兵去。時羅汝才營亦食盡，謀他徙，自成乃分糧以饋之，約破開封，以東隅屬之汝才，汝才乃留不去。開封城北□里枕黃河，巡撫高名衡、推官黃澍等城守且不支，恃引河水環濠以自固，更決堤灌賊，可潰也。李自成遣兵攻陷歸德，推官王世琰死之。

九月，河決開封。賊先營高處，然移營不及，亦沉其卒萬人。河流直衝入城，勢如山嶽，自北門入，穿東南門出，流入渦水，水驟長二丈，士民溺死數□萬。巡撫高名衡、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。周王府第已沒，從後山逸出西城樓，率宮眷及諸王露樓城上雨中七日，督師侯恂以舟迎王。

庚寅，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，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堤口，諸軍列營朱家寨。賊乘高據筏，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

者。城中遺民尚餘數萬，賊浮舟入城，盡掠以去。河北諸軍以大礮擊沉其前鋒，奪回子女五千人。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，歸德隔斷在河北，邳、毫以下皆被其災。汴梁佳麗甲中州，大堤之上，弦管紛咽，群盜心豔之，前後三攻汴，士馬死者無算。賊積恨，矢必拔，久懷灌城之謀。顧以子女珍寶山積，不忍棄之水族，憤其城久不下。河大決，百姓生齒盡屬波臣，斷垣矗水上，數堞隱見而已。黃澍以守禦功，詔授御史。

回、革、左諸賊，北合於李自成。

孫傳庭率兵至南陽，李自成、羅汝才西行逆之。傳庭設三覆以待，牛成虎將前軍，左勤將左，鄭嘉棟將右，高傑將中軍。成虎陽北以誘賊，賊奔逐入伏中。成虎還兵而鬥，高傑、董學禮突起翼之，左勤、鄭嘉棟左右橫擊，斬首千餘級，賊潰東走。追之，賊盡棄甲仗軍資於地。官軍爭取之，無復步伍。賊覘官軍囂，反兵乘之，左軍先潰，諸軍繼之，喪材官、將校七□有八人，賊倍獲其所喪焉。

冬□月，李自成復陷南陽，屠之，回兵屯開封北。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，詔傳庭圖功自贖。自成、汝才合兵趨汝寧。

□一月，孫傳庭治兵於登封，收斬逃帥，進兵汝寧。賊游兵窺懷慶，欲北渡，劉澤清禦卻之。

閏□一月己酉，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寧。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，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。賊兵進攻，相距一晝夜，川兵潰，保定兵不支。

庚戌，賊四面環攻，戴扉以障矢石，雲梯如牆而立。城上矢石俱下，賊死傷眾，而攻不休。一鼓百道並登，執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於城頭。文岳、世琮厲聲罵賊，賊怒，縛文岳等以大礮擊之，洞胸糜骨以死。世琮初授河南推官，屢卻賊，射矢貫耳不動，號王鐵耳。賊屠士民數萬，燔燒邸舍無遺。

丁巳，拔營走确山，向襄陽，掠崇王由楨及世子、諸王、妃嬪以行。

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，久屯襄陽，諸降卒附之，有眾二□萬。其餼於官者僅二萬五千，餘俱因糧村落，襄人不聊生。

□二月，李自成、羅汝才合兵四□萬由唐縣而西。良玉結營襄陽近郊，大造戰艦於樊，將避賊入郢。襄人怨其淫掠，縱火焚之。良玉怒，掠荊、襄巨估舟，載軍資婦女其中，而身率諸軍營樊城高阜。賊勢既盛，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。

戊辰，賊以數萬騎至樊城，良玉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騎。賊從間道至白馬渡，臨江欲渡。良玉移營拒之，賊不得渡。良玉拔營而南，賊亦不敢逼。自成切齒於良玉，每戰必力。良玉懼，不敢復與爭鋒，故恒避之。鄖撫王永祚跳城走。

己巳，襄陽陷，賊分兵陷夷陵、宜城、荊門，向荊州。良玉全師出漢口，遂下武昌，次於金沙洲。賊逼荊州。

甲戌，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荊州，奉惠王走湘潭。自成遣賊將馬守應據夷陵以犯澧。賀一龍趨德安，窺黃、麻。

辛巳，自成至荊州，士民開門迎之。賊入荊州，荊州諸縣土寇蠭起。

□六年春正月，李自成圍承天，知府開門迎賊。巡撫宋一鶴時守城，下城巷戰。將士勸之走，一鶴不聽，揮刀擊殺賊數人死。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，賊戒其部曰：「殺賢令者死無赦。」乃幽之寺中，戒諸僧曰：「令若死，當屠爾寺。」僧謹視之，漢曰：「吾盡吾道，不礙汝法。」遂自經。賊改承天府曰揚武州。遂犯顯陵。巡按李振聲守陵，迎降賊，賊列之上班。振聲自以與賊同姓，肩輿出入營中，揚揚自得。自成坐陵殿，大會群賊。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亦降於自成，自稱天文、禮、樂、兵法、地理俱該治，請賊發顯陵。忽大聲起山谷，若雷震，賊懼而止。分兵陷潛江、京山諸縣。遣賊將攻德安。

乙巳，陷雲夢。

丙午，陷孝感。

丁未，自成、汝才至黃陂，知縣懷印走。賊設偽令。黃陂士民殺偽官，賊怒，反兵攻黃陂，屠之，夷城垣為平地。

戊申，陷景陵。賊別將陷德安。自成馳檄黃州，指斥乘輿，偽托仁義，以誘遠近。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順流東下，掠江上客舟，大擾江南、北。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，賊大隊逼漢陽。左良玉自金沙渚東下九江，遂至於蕪湖。初，自成流劫秦、晉、楚、豫，攻剽半天下，然志樂狗盜，所至焚蕩屠夷。既而連陷荊、襄、鄖、鄂，席捲河南，有眾百萬，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，思據有城邑，擅名號矣。群賊俱奉其號令，推自成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，號汝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。自成據襄陽，號曰襄京，其餘所陷郡縣，俱改易名號。修襄王宮殿，設官分職，武官有權將軍等九品，文官有太師、六政府諸品。封崇王由楨為襄陽伯。邵陵王在城、保寧王紹圻、肅寧王術授俱降賊，改封伯。偽吏政府侍郎喻上猷薦列荊州紳士，賊下檄征之。江陵舉人陳萬策、李開先在所薦中，偽檄下，萬策自經，開先觸牆死。楊永裕又勸進，牛金星不可，乃止。

二月庚午，李自成遣賊陷麻城，城空無人，賊回屯德安。自成分兵為四：老回回守承天，羅汝才守襄陽，革里眼往黃州，自將其一。

癸未，自成功郟縣，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，殺傷甚眾。賊百道環攻，一鼓而拔，縱兵大殺。李貞大聲叱賊曰：「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，妄殺何為！」罵賊不已。自成怒，褫其衣，倒懸於樹，貞大呼曰：「高皇帝有靈，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！」賊斷其舌，副之。母喬氏及妻俱死。

三月乙未，澧州土賊勾李自成陷常德。常德富強甲湖南，生齒百萬，積粟支□年。巡撫陳睿謨遇賊於郟，先奔，士民無固志，賊遂陷之。自是辰、岳諸府相繼俱陷，而雲、貴路梗矣。

丁酉，命大學士吳甡出督師，給五萬金旌功。以大理評事萬元吉為職方員外郎，仍充督師軍前贊畫。兵部尚書張國維請隨輔臣，躬率六軍討賊，優詔答之。

癸卯，李自成襲殺革里眼、左金王，並其眾。

甲寅，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，屯安慶，傳制：「襄、承失守，明法具在。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間，責令圖功自贖。方國安、陳可立革職，充為事官殺賊。」

夏四月，李自成殺羅汝才，並其眾。降將惠登相、王光恩在鄖陽，陰使人招汝才所部，多奔降之。自成怒，攻鄖陽，登相、光恩屢敗之。自成遂築長圍以困鄖。

丁酉，陷保康，知縣石惟壇死之。

辛丑，自成遣賊將以兵□萬至禹州，守將楊芬、張朗先期具禮迎賊，賊設偽官之任。

甲申，下詔厲將士討賊，告諭天下。

五月，河南所在擒斬偽官。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，遂屯移鄧州，益兵攻鄖陽，王光恩禦之，賊屢戰不利。孫傳庭復遣高傑以兵援鄖陽，擊賊，敗之。賊退屯襄陽，拘鐵工晝夜造鐵鈎釘各萬餘，謀向潼關，踰越山險。

戊申，上諭：「輔臣姓奉命督師討賊，自當星馳受事，乃三月以來，遷延不進。將出都門，籌劃不固，若在行間，何以制勝？還宜在閣佐理，不必督師。」詔趨孫傳庭作速剿寇。

丙辰，李自成功袁時中殺之，並其眾。巡撫河南秦所式上言：「中州大勢，闔、曹蹂躪五郡，八□餘城盡為瓦礫。及革、左諸賊由宛、汝跨江、漢，旬日陷數名郡。此流寇之大略也。自永城以至靈、閩，自宛、汝以抵河岸，方千里之內皆土賊。大者數萬，小者數千，棲山結寨，日事焚掠。此土賊之大略也。辨賊必須兵。舊撫餘兵，不及二千，陳永福餘兵，不及四千，合卜從善三千人，亦不滿萬。此主兵之大略也。用兵必裕餉。河南五郡淪沒，河北強半蒿萊。額賦五□萬，去年完不及二□萬，撫鎮闕餉五月有餘。此糧餉之大略也。轉餉必須民。自經寇□餘載，人煙幾斷，守城、修河、轉運，至於稚子荷旗，老婦鳴柝。此民生之大略也。撫民必須官。按除目則有人，稽地方則無官。或年餘不赴，或土團寄命。此官吏之大略也。敗壞已極，惟願皇上速發內帑，亟練精銳，佐以土寨，開荒選牧，庶有濟乎！」時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，標曰：「臣自江、淮來數千里，見城陷處，固蕩然一空；即有

完城，僅餘四壁。蓬蒿滿路，雞犬無音，曾未遇一耕者。土地人民，如今有幾？皇上亦何以致治乎？」上歎歔泣下。標又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，上善之。

是月，給事中吳甘來上言：「諸撫臣借名護藩，實棄城走。乞敕諭各藩，並核王永祚等棄城之罪。」上不問。

六月丁丑，立賞格：「購李自成萬金，爵通侯。購張獻忠五千金，官極品，世襲錦衣指揮。」餘各有差。進孫傳庭兵部尚書，總制應、鳳、江、皖、豫、楚、川、黔剿寇軍務，仍總制三邊，鑄督師七省之印。

李自成大造戰艦於荊、襄，遣老回回攻常德。自成謀自王於荊，其親信大帥二〇九人，分守所陷郡邑。自成自隨騎兵五營，營精騎二千，步兵〇四哨，哨精卒三千。劉宗敏總步，白旺總騎。每屯，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，晝夜更番，餘營以次休息。警候嚴密，人不得逃逸，逸者追獲必磔之。營兵不許多攜輜重，兵各攜妻孥，生子棄之，不令舉。男子〇五以上，四〇以下，咸掠為養子，為奴隸。故每破一邑，眾輒增數萬。每一精兵則蓄役人二〇餘，其馱載馬羸不與焉。眾實五六萬，且百萬也。雖拔城邑，不聽屋居，寢處布幕，彌望若穹廬。其甲縫綿帛數〇重，有至百者，輕而韌，矢鏃鉛丸不能入。每戰，一騎兵必二三馬，數易騎，終日馳驟而馬不疲。嚴寒則掠茵薦布地，以籍馬足，或剖人腹為馬槽，實以芻椒飼之。飲馬則牽人貫耳，流血雜水中，馬習見之，遇人則嘶鳴思飲啖焉。行兵倏忽，雖左右不知所往。雞再鳴，並起蓐食，韉馬以俟。百萬之眾，惟自成馬首是瞻，席捲而趨。遇大川，則囊土壅上流，雖淮、泗諸水，亂流而渡。百萬合營，不攜糧，隨掠而食，飽則棄餘，有斷食斷鹽數月者。臨陣，鐵騎三重，反顧則殺之。戰不勝，馬兵陽北，官軍乘之，步兵拒戰，馬兵繞而合圍，無不勝矣。以牛金星為謀主，日講經一章、史一通。每有謀畫，集眾計之，自成不言可否，陰用其長者，人多不測也。其攻城，分晝夜為三番，以鐵騎布圍，步兵肉薄向城。人戴鐵胄，蒙鐵衣，攜椎斧鑿城，得一磚甃即還，易人以進。穴城可容一人，則一人匿之，畚土以出，以次相繼，遂穿空旁側。迤四五步留一主柱，巨繩繫之。去城〇百丈，牽繩倒柱，而城崩矣。望風降者不焚殺，守一二日殺〇三四，或五六日不下，則必屠矣。殺人數萬，聚屍為燎，名曰「打亮」。城將陷，以兵周布濠外，縋城者殺之，故城陷必無噍類。掠馬驟為上功，次軍仗，次帑幣衣服，次珍寶。其金銀恒散棄之，或以代鉛置礮中。屠城則夷其城垣，令後莫與為守。立投順牌四，凡破城，四向負牌至村落。降者即負牌過別村，否則加兵。牌所至，日蹙千里。性慘酷，斷耳、剔目、截指、折足、剖心、鋸體，日以為常，談笑對之。其兄從秦軍來，自成獲而殺之。性又澹泊，食無兼味。一妻一妾，皆老嫗，不蓄奴僕。無子，以李雙喜為養子，嗜殺更酷於自成。自成在襄陽，以構殿、鑄錢皆不成，斬一謀士。令術士問紫姑，卜之不吉，因立李雙喜為太子，改名洪基以厭之。鑄洪基年為錢，又不成。

七月，聞秦督兵將至，留毛賊守襄陽家口，自成率精銳往河南。

庚子，督師孫傳庭發兵潼關，分道進討。以總兵牛成虎、副將盧光祖為前鋒，會河南總兵卜從善、陳永福，合兵洛陽之下池寨。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夾擊賊。大營移宛向雒。詔薊遼總兵白廣恩、四川總兵秦翼明入衛，土漢官兵、陝西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。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，命秦翼明出商、雒為犄角，總兵王定、官撫民率綏、夏二鎮兵為後勁。

八月辛未，傳庭師次閿鄉。自成盡發荊、襄諸賊，俱會於河南。步賊沿河列守，自汜水至滎澤，伐竹木結筏，人佩三葫蘆。將渡河，先驅千餘賊北渡，總兵劉弘起以兵逐之，復渡南岸。

丁丑，牛成虎率諸將前驅，遇賊於洛陽，擊破之。再敗之河岸，追奔至汝州。成虎以孤軍無繼，退屯澗池。

九月己亥，傳庭次汝州，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，知賊並兵守寶豐，傳庭進軍寶豐合圍，賊堅守不下。

壬寅，自成以輕兵來援，戰於城東。白廣恩、高傑、盧光祖分兵逆戰，卻之。

癸卯，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，諸將復擊走之。傳庭曰：「寶豐不即下，而賊救大至，則腹背受敵矣。」親督諸軍，悉力攻城拔之，斬偽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，遂以大兵搗唐縣。時賊家口盡在唐縣，賊發精騎來援，官軍已入城，盡殺賊家口。賊滿營痛哭，誓殺官兵。

壬寅，傳庭自朱仙鎮而南，大雨六日，糧車日行三〇里，又道淖未至，士馬俱饑。或勸傳庭旋師就運，傳庭曰：「軍已行，即還亦饑，奚濟乎！要當破一縣就食耳。」

甲辰，傳庭破郟縣，縣俱窮民，集騾羊二百餘，頃刻分鬻食盡，不足給。

己酉，命河北、山西就近餉傳庭軍。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，官軍前鋒擊斃自成坐纛，進逐之，賊披靡，賊營逃亡者相屬。時傳庭前鋒盡收革、左故部，皆致死於賊。而高傑統諸降賊，備悉賊中曲折。自成遣其弟一隻虎逆戰，三戰三北。自成奔襄城，諸軍進逼之。自成累敗而懼，挑土築牆自守。已，食匱，賊有饑色。初，自成在河南，以河、雒、荊、襄四戰之地，且荒蕪，赤地千里；關中其故鄉也，士馬強甲天下，據之可以霸，乃謀西向。憚潼關天險，將從浙川間道入陝。如不能，則從楚、豫下淮安，金陵可襲而有也。既至陝州，屢敗，盡發河上屯守諸賊以迎官軍，驅所掠難民為前鋒以誘敵。官軍屢勝敵敵，日馳逐數百里。河南所在皆荒，諸軍既深入，饋餉不繼。

丙子，自成書巨牌行至官軍，刻期會戰。時襄、洛豪傑並起，各保寨以逐賊，大者萬人，少者數千。若毛顯文、劉弘起、沈萬登皆起布衣為將領。潛山宋正奇集鄉兵數萬扼險隘，賊不敢下。承天方國安以兵復承天。老回回屯夷陵，官軍擊敗之，諸縣多恢復。

大雨連旬，傳庭軍乏餉。

壬子，兵噪於汝州，降盜李際遇陰通賊。

癸丑，賊率精騎大至。傳庭問計於諸將，高傑請戰，白廣恩曰：「我師困，宜駐師分據要害，步步為營，以薄賊易耳。」傳庭恐賊遁，曰：「將軍何怯！獨不如高將軍耶！」廣恩不懌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。賊前鋒名「三堵牆」，一紅、一白、一黑，各七千二百人來薄。官軍接戰，陷賊伏中。賊乘之，官軍大敗，陷泥淖死者數千人。高傑立嶺上望曰：「不可支矣。」麾眾退，諸軍盡西走。賊驅大隊疾追，一日馳走四百里，至於孟津。官軍死亡四萬餘人，盡喪其軍資數萬。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垣曲，走河北。初，賊驅難民誘官軍，斬獲皆良民也。傳庭不知其詐，奏：「賊聞臣名皆驚潰。臣誓肅清楚、豫，不以一賊遺君父。」識者憂之，至是果敗。賊別將克汝州，殺僂過當。

戊午，自成向潼關，白廣恩擊破之。孫傳庭亦回軍潼關，眾尚四萬。

〇月辛酉朔，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。萬登，汝寧大俠也，聚鄉勇萬餘人。李自成偽授威武大將軍，不受。鳳督馬士英承制授副總兵。是日，偽將軍馬尚志<sup>立</sup>任，萬登潛遣諜入城，因擁眾入，誅尚志並諸偽官。

壬戌，一隻虎陷閿鄉，即自成弟李過也。疾走至潼關，獲督師大纛。

丙寅，賊以纛給守關者，乘間突入，潼關陷。李自成問道緣山崖出潼關後來攻，官軍大潰。賊既入關西行，一隻虎陷華陰，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。賊合眾數〇萬陷渭南，傳庭沒於陣，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。賊屠渭南，陷華州。

戊辰，陷商州，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之，賊屠商州。

乙丑，陷臨潼，關中人心所在瓦解。陝西巡撫馮師孔知寇棘，急入西安收保，俄賊至。

辛未，師孔督兵出戰，陣陷被執，不屈死之。西安陷，按察使黃炯自盡。長安知縣吳從義、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。秦府長史章世炯自經死。紳士死者甚眾。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斃死。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至學宮拜先聖，從容自經死。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。宣撫焦源清、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偽職死。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。解元席增光、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。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。都司史丘從周罵賊死。餘吏民皆相率降於賊。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，降之。

初，自成剽掠〇餘年，既席捲楚、豫，始有大志。然地四通皆戰場，所得郡縣，官軍旋復之。至是，既入秦，百二山河，遂不

可制。自成據秦王府，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，世子妃劉氏曰：「國破家亡，願求一死。」自成遣歸外家。秦藩富甲天下，擁貨千萬。賊之犯秦也，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：「天下諸藩，無如秦、晉山險，用武國也。宜諭兩藩，能任殺賊，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。如不知兵，宜悉輸所有。與其竇盜，何如享軍！賊平之後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，亦足以報之。兩王獨不鑒一宗之禍乎？賢王忠而熟於計，必知所處矣。」書上，不報。至西安陷，秦藩府庫盡為賊有。賊分兵徇諸縣皆陷，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。

初，自成在楚議所向，牛金星請先取河北，直搗京師。楊承裕欲先據留都，斷漕運。獨顧君恩曰：「否，否！先據留京，勢居下流，難濟大事，其策失之緩。直搗京師，萬一不勝，退無所歸，其策失之急。不如先取關中，為元帥桑梓之邦。且秦都百二山河，已得天下三分之二，建國立業。然後旁略三邊，資其兵力，攻取山西，後向京師。進退有餘，方為全策。」賊從其計。先是，賊好殺掠，牛金星勸以不殺，遂嚴戢其下，民間稍安堵，輒相誑惑，人無鬥志。自成遂改西安府為長安，榜掠巨室助餉。

辛未，進白廣恩蕩寇將軍剿賊，時上信廣恩，尚未知其降賊也。

李自成分兵略鄜、延，中部知縣華堞知城小不支，先令妻妾自縊。一妾年少遣之，其妾亦垂泣投繯，華堞遂經死。官兵進剿汝寧，一路偽官土寇俱盡，河南稍寧。

庚寅，上始聞潼關失守，以兵部侍郎餘應桂總督陝西三邊，收拾邊兵，相機剿寇。應桂聞命飲泣，陸辭曰：「不益兵餉，雖去何濟！」上默然，發帑金五萬給軍。應桂遷延河上不進。

一月，總兵王定、高傑自渭南敗，各帥所部奔延安。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，自往塞上。

甲午，高傑聞賊至，以兵渡河而東入山西，王定奔榆林。自成陷延安，大會群賊，戎馬萬匹，旌旗數里，於米脂祭墓。以五百騎按行鳳翔，守將誘而殲之。自成怒，親攻鳳翔，陷之，屠其城。

王寅，李自成發金數萬，招榆林諸將，以大寇繼之。備兵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、侯世祿、侯拱極、尤世威、惠顯等，斂各堡精銳入鎮城，大集將士，謂之曰：「若等守乎？降乎？」各言：「效死無二。」遂推世威為長，主號令，繕甲兵。賊遣偽官說三日不聽，賊怒。

乙未，賊四面環攻，城上強弩迭射，賊死屍山積。更發大礮擊之，賊稍卻。

丙午，賊攻寧夏，鎮兵逆戰，三勝之，殺賊精銳數千。自成歸西安，益發賊往寧夏。關中諸賊聞寧夏之敗，數萬東奔商、雒，出潼關，復散入河南。

壬子，自成復往攻寧夏。

丁巳，李自成陷榆林。榆林被圍，諸將力戰殺賊，賊死者萬人。賊攻益力，逾旬不克。賊以衝車環城穴之，城崩數丈，賊擁入，城遂陷。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，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，揮刀突戰死。諸將各率所部巷戰，殺賊千計。賊大至，殺傷殆盡，無一降者。闔城婦女俱自盡，諸將死者數百人。榆林為天下勁兵處，頻年餉絕，軍士饑困，而殫義殉城，志不少挫，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。榆林既屠，賊搗寧夏。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。三邊俱沒，賊無後顧，長驅而東矣。自成攻慶陽，城中堅守四日，力不支城陷。備兵副使段復興、董琬，鄉紳太常少卿麻禧死之。屠慶陽，執韓王。時賊遣偽王往關東靈、閩諸路，大張偽榜，移檄河南郡縣，河南西境賊皆設偽官。官兵守懷慶府。

二月，李自成遣賊入漢中，不克。高傑在絳州，聞李自成將東渡，分道東走。

戊辰，至蒲州。李自成前鋒渡河入山西，巡撫蔡懋德先屯平陽，至是以歲暮還太原。

庚辰，賊至河津，陷平陽，知府張嶙然走太原，吏民皆降，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。高傑聞平陽陷，擁兵東下澤州。山西郡縣聞賊至，望風迎款。賊遣偽牌遍行山西，其辭甚悖。李自成遣賊陷甘州。先是，鳳翔、蘭州開門迎賊。賊渡河，莊浪、涼州二衛俱降，遂圍甘州，乘夜雪登城。巡撫甘肅林日瑞、總兵郭天吉、同知藍臺等並死之，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。西寧衛尚堅守不下，至明年二月詐降，殺偽官賀錦等。

七年春正月，李自成稱王於西安，僭國號大順，改元永昌。自成久覬尊號，懼張獻忠、老回回相結為患。既入秦，通好獻忠。獻忠厚幣遜詞以報之，自成喜，遂僭號。牛金星為丞相，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偽官。

三月乙巳，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師，環攻九門。

丁未，京城陷，帝后崩。

丙辰，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聞京師陷，帝后殉難，遂縞素發哀，乞師於我大清討賊，薄山海關，傳檄遠近。李自成聞之大驚，脅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，令舊將唐通遺三桂書勸降，且言「東宮無恙」。三桂不答，上書其父，略曰：「父既不能為忠臣，桂亦安能為孝子。桂與父訣，請自今日。雖真父鼎俎旁以誘三桂，不顧也。」書至，自成益懼。三桂頓兵山海關，以忠義激將吏，規取京師，唐通不能禦，三桂殺賊騎殆盡。初，三桂諭其下曰：「吾不忠不孝，何顏立天地間！」欲自刎，其下俱曰：「將軍何至此！吾輩當死戰。」遂大破賊。

己巳，京城外遍張吳三桂檄，共約士民縞素復仇，一時都人皆密制素幘。

庚午，李自成率兵六萬東行，劉宗敏、李過等從之，挾太子、永王、定王、吳襄自隨。太子、二王玄幘綠衣，各一兵抱之馬上，都人擁觀多隕涕。

甲戌，李自成向永平。

丁丑，吳三桂大破賊於關門。賊初破京師，精銳不過數萬，所至虛聲脅下，未常經大敵。既飽掠思歸，聞邊兵勁，無不寒心。自成知成敗決於一戰，益驅賊連營並進。三桂悉銳出戰，無不一當百，奮擊殺賊數千人。賊亦賈勇迭進。自成挾太子登高岡，立馬觀戰。賊眾三面圍三桂兵，三桂兵東西馳突，賊散而復合。我大清兵至，繞出三桂右，所向披靡莫當。自成策馬走，諸賊遂大潰，自蹂踐死者數萬人。諸軍分道乘之，殺其大帥五人，奪輜重無算。自成以數千騎急走永平。

戊寅，自成遣使赴軍中議和，三桂曰：「歸我太子、二王，速離京城，使鐘簾如故，而後罷兵。」自成請旋師，如三桂言求和，三桂許之。自成拔營而西。

己卯，三桂追賊於永平，又破之。賊奔竄還京師，毀京城外民居數萬間，並夷牛馬牆，稍遲者殺之，凡數萬人。三桂兵壓城，自成合兵一八營以拒戰。三桂進攻之，連拔其八寨，斬首二萬。自成殺吳襄首，以高竿懸城上，盡殺襄家三八口。三桂披髮墜鞍哭於地，三軍感憤怒，拔刀砍地誓殺賊。

丙戌，李自成自稱帝，即位於武英殿，偽磁侯劉宗敏扶創出，平立不拜，曰：「爾故我等夷也。」偽官皆拜，宗敏不得已，再拜而退。

丁亥昧爽，李自成出齊化門西走。先運薪木積宮內，縱火發礮擊毀諸宮殿。又燒九門雉樓，火光燭天。先是，三桂知賊將西走，設疑兵於西山，密取酒罌數千，實以石灰，夜埋齊化門道上，上覆浮土。賊萬馬並馳而出，踐罌皆穿，馬足驚踣，後騎相壓奔，石灰迷目不可視。疑兵遠噪以驚之，賊陣大亂。三桂望城中火作，知賊走，繞城而西，追奔三千里。賊馬驟俱重載，日行數里，追兵至，盡棄其輜重婦女。自盧溝至固安百里，盔甲衣服盈路，賊兵散去者又數萬。三桂徐收所棄，已逾數百萬。賊既得脫西走，三桂復率大兵追賊。至保定，賊還兵而鬥，奮擊破之。又追破之於定州北，奪其婦女二千，獲輜重無算，招降潰賊萬餘人。自成屯真定，既屢敗，憤極，復勒精騎擊三桂。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擊，斬其大將三人，首萬級。自成大敗，還真定，益發兵攻三桂。三桂接戰，自晨至晡未決。三桂分兵迭戰，自成漸引卻。自成中流矢墜馬，掖而騎馳還營，即拔營西走，度故關入山西。三桂以兵逐之，及關而止，遂還軍京師。

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陽，分兵守山西諸隘，益發關中兵西攻漢中，陷之。李自成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，又遣降賊叛將馬科

至四川，掠保寧一路。

吳三桂追賊入山西，時西部復攻臨洮、甘肅以牽之。自成數戰不勝，遂棄山西走西安。我大清兵西伐，李自成合賊數萬，悉銳迎戰。鐵騎衝堅而入，賊披靡，斬首數萬，劉宗敏、田見秀等俱死，賊眾大潰，棄西安，走商、雒。

丙子，自成棄陝，以兵出潼關，分軍為八營，三道俱下，南略地至襄、郟。我大清兵既定三秦，下河南，入楚取荊、襄。李自成南奔辰州，將合張獻忠。獻忠已入蜀，遂留屯黔陽。部賊亡大半，然尚擁眾餘萬。乏食，遣賊將四出抄掠，黔陽四境雞犬皆盡。川湖何騰蛟進攻之。自成營於羅公山，倚險築塹為久屯計。勢彌蹙，食盡，逃者益眾。自成自將輕騎抄掠，何騰蛟伏兵邀之，大敗，殺傷幾盡。自成以數騎突走村落中求食，村民皆築堡自守，合圍伐鼓共擊之。自成麾左右格鬥，皆陷於淖。眾擊之，人馬俱斃，村民不知為自成也。截其首獻騰蛟，驗之左顛傷鏃，始知為自成。李過聞自成死，勒兵隨赴，僅奪其屍，滅一邨而還，結草為首，以袞冕葬之羅公山下。賊諸將奉李過為首，改名李繡，渡湖入險山中，後改名李赤心。群盜俱散亡。

谷應泰曰：

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，故曰積貯者，天下之大命也。史稱關中大祲，而三輔寇盜縱橫。《周官》荒政二，而興大役以業貧民。至若青、徐歲饑，樊崇以起，長垣歲凶，仙芝作亂，蓋揭竿之變，往往由於請磬之匱也。況乃汰郵驛，減冗卒，使亡賴奸人無所得衣食，則益煽而為亂，走死地如鷲耳。

崇禎之初，銳意恭儉，東南織文，西北游徼，並行裁罷。而李自成以驛胥失職，值饑民不沾泥等倡亂延安，因往從之。又與耿如杞潰兵相合，旬月之間，眾至萬餘，推為闖將。蓋潰兵得饑民，則向道既精；饑民得潰兵，則壁壘益厚。又況延綏地連邊鎮，俗嫻弓馬，民多獷悍。秦長西陲，雄制列國；唐起靈武，終復兩京。揆之自成起事，雖屬毛賊，實則勁旅也。此時明察之官，剽銳之將，便當厚集眾師，一鼓擒滅。比之唐周上書，馬元車裂，宋賢謀亂，鷹揚捕斬，斯為得之。而乃養癰坐大，馴致蔓延，此豈非計之失耶！

雖然，自成之起延安也，自秦入豫，由蜀躡楚，轉寇關東，僭號襄、鄧。餘年之間，曹文詔敗之於商、雒，陳奇瑜敗之於漢中，左光先敗之於富平，左良玉扼之於武關，賀人龍破之於靈、陝，孫傳庭敗之於襄城，亦未嘗不自縛乞降，投縶引決。而究至狼奔豕突，死灰復燃者，則以號令乖方，韜鈴不飭，中朝無良、平之謀，而行間無李、郭之將也。乃者車廂峽之困，自成解甲矣，而更給票免死；興平、武功之捷，自成計阻矣，而乃緩兵待撫；崑函合圍之舉，自成坐斃矣，而云「圍師必缺」。又且得臣之猛，按劍行誅，節度之師，同日奔潰，以至嗣昌仰藥於前，傳庭陣亡於後，而天下事不可為矣。

自成乃更北攻寧夏，略定三邊，東搗居庸，長驅京邑。泊乎祿山陷都，惟事聲色；黃巢入篡，大掠賞財。突令言於宜春，坐朱泚於北關。遂使銅駝榛莽，鐘簷灰銷。自古潢池之禍，未有若斯之酷者也。

嗟乎！彼自成者，非有殊才絕力，不過狡黠善騎射耳。而謀主牛金星、顧君恩輩，則井窺之智也。孽黨劉宗敏、白旺等，則瘳犬之猛也。奈何千丈之堤，潰於蟻穴；天府之險，踏於困獸哉！以予論之，假令貨賄屏絕，則將必盡材；文法便宜，則權不中制。而又有武侯以興復自任，晉公以討賊自效者，即寇雖鴟張，不難一舉而撲滅之也。然則顛覆之禍，固當責之廟算歟！